



蕞園集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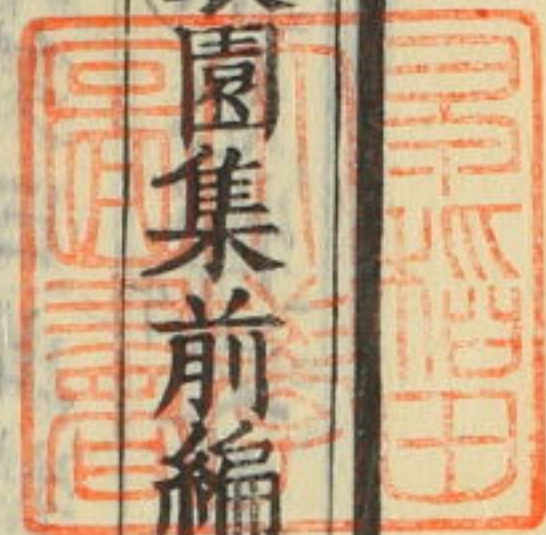
~ 16  
3427  
5



門へ 16  
號 3427  
卷 5



蘘園集前編卷之八



彥根 野公臺子賤著

書牘二十三首

與種元民

琴所稿刪校定卒業聊書鄙見以呈左右不知貴意  
以爲何如但不佞學疎識謏恐點金玷玉且有掛漏  
幸足下亦以暇日試校正之貴意所在不吝見告庶  
合彼此所見而後論可定耳夫惟琴所先生肥遯山  
林之間養高塵埃之表其清風高致發之翰墨炳如

也誠陶靖節之流亞哉今讀其詩則使人飄然有江湖丘壑之思不佞校定之間雖身在洪湔之中而神游澹漠之野其篇雖靡靡乎無幾此亦足以不朽矣夫時易失而難得矣上木之事賴同甫唱義吾儕乃得附而和之斯時也不可失足下其勉從事以要其成毋忽諸八月

書答種元民首

辱書以谷左仲文見示及不佞受讀未及卒篇不覺失笑曰此特如小兒學語已夫夫也何其言之大而無忌憚之甚也其規物文者是洛儒常態已自字生

兄弟作俑一時諸儒競倣其弊因以為售名之資可疾之甚夫文章之道多端矣其下字作句豈規規然固執一定之法而無少出入者乎哉古人作文其變化固不一矣至於字句間則今人所指斥以為病而古人或犯之者亦為不少今且試取古名家文假為倭儒作使左仲輩讀之乎亦必將搜瑕索瑾出入其字上下其句屑屑乎有所辯斥焉而問之其法若體製如何則弗知也嗟乎何其所見之陋一至此極也夫人之材以性殊故人各自脩其性所近達材成器以供天職古之道也何必人人游夏家家遷固焉乎

哉不佞嘗聞左仲喜爲倉頡家學此亦宇宙之間所  
不可闕者已誠使左仲能蒐羅古今字書精覈訓詁  
成一家言則亦可謂知所以供天職者矣彼乃不然  
恥其不文妄自大言非毀先輩傲睨當世欲掩己短  
以欺世人蓋其褊心不能自安爲曲藝之士苟視大  
家富有鉅麗不堪其羨遂自忘其材乏器小作此妄  
言耳如左仲者可謂不知命矣夫左仲終身閉口則  
猶之可一有所言則其材與器終不可廢焉得欺具  
眼者哉足下及瓚美一二評語皆中其窾足下又命  
不佞以一一論其當否凡評論人物品隲文章須先

其大者矣何必屑屑乎問其小物細故爲不佞業已  
道之弗欲復食其言也是以不敢耳足下幸勿怪之  
不

與種元民

讀足下與千里書及千里復足下書不佞技癢復發  
不能緘默請敢陳一言幸勿以馮婦笑之不佞嘗檢  
古書仁字直以爲慈愛之義者亦多有之蓋仁字義  
廣愛上慈下皆謂之仁聖人之道者治天下之道也  
故聖人之言仁也安民之義特居多耳如必固執長  
入安民之義則於讀古書將有所窒千里書云長人

安民之德特舉其最大者言之已慈愛惻怛之解本  
非逕庭此言爲得之雖然徒以慈愛爲仁則其究必  
至於煦嘔姑息婦人之仁乃戾道之甚此物子之所  
以主張長入安民之說也夫孔子之諄諄乎言仁也  
論語所載章章相望而莫不本諸長入安民之義焉  
則物子之說卽爲孔子之意也固毋論已獨至陽貨  
篇予之不仁者於安民之義似無所取不佞往年嘗  
與足下論斯章之義足下之言曰此宰我以制作言  
之夫子所以謂予之不仁者物子引曾子之語以解  
之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是制禮之意也蓋聖人制

禮喪必三年者所以使民德歸厚也此聖人安民之  
術爾宰我而欲短喪故夫子謂之不仁足下此說淡  
恠鄙衷故至今記諸中心云千里亦以制禮言之卽  
物子之意而與足下之說相符合但其言不如足下  
之說之明白的切耳然觀於下文云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則斯  
章不仁謂無仁愛之心者審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孝弟也者爲仁之本有若孟軻豈欺我哉和順天下  
自孝弟始先王之所以重孝焉爾宰我言三年之喪  
期可已矣食稻衣錦亦謂可安故孔子譏以不仁謂

其無愛父母之心也。夫無愛父母之心而能有長人安民之德者乎。是斯章仁字本唯慈愛之義而反覆論之則亦竟歸於安民之義耳。先難而後獲足下解之謂勞苦之事則先於人得利之事則後於人。此忠恕之事而為仁之方也。奇哉解也不佞從之千里亦似從足下解者。然其言甚不瞭然。三仁之解則德夫得之實前儒所未言及矣。鄙見如此不知足下以為如何。

又

前二書未報後一書復至何其綢繆之至也。承聞足

下吏事鞅掌近日特甚因見念及不佞近狀又何其忠愛之隆也。足下之言曰為造物所忌云爾是自文人之常言不佞則日誦北山詩以自悲云雖然彼燕燕居息者孰有讀書替古如吾黨者邪。天既屬吾黨以讀書替古又困吾黨以盡瘁事國與不已于行則讀書替古終將不遑及何其天命不均吾黨從事獨賢之至于此極也。則知足下之言亦誠然矣哉。琴所稿刪未遑再校足下所校正未及閱之以今計之不佞之能卒業者未可知其在何日也不朽之事不可苟且請更緩數月焉再校之後將漸次改寫以致足

下足下及諸君再三檢帝虎然後上之木亦未晚也承頃蒙致鄙文於洛足下所以游揚不佞名者可謂至矣何特如曹丘生於季布而已乎哉不佞劣劣何以獲之足下也多謝多謝王事徬徬不能多及餘俟嗣音貴耳賤目重遠輕近之論有味乎其言之也此雖非不佞所敢當亦不能無有竊感於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足下不佞乃無勞待揚子雲於千載耳感謝曷竭

又

近日賜書相繼以至一書乃奇於一書如我元民者

其業可謂日新矣哉今又見諭有得於臨川氏之業意必是卓見矣然不佞於古文茫然未之或得其於臨川氏亦奚翅若河伯望海已邪故不敢容喙其間云抑嘗聞之學韓柳李王不若學盲史腐令又嘗聞之學孔子不若學孔子之所學學問之道必泝乎古孔子之所學先王之道六經是已盲史腐令亦莫不根抵乎六經焉則學古文之道亦舍是何為乃臨川氏何足以津梁古文哉聊陳所見以報來意唯足下裁之

復大管瓚美

以不佞觀之吾藩中獨有元民而已近乃獲足下相  
共尚論古之人三人者相顧而笑莫逆於心未嘗不  
相謂其相得也晚矣別離以來相約以讀國語書牘  
往復問難其義月率二三次於是乎切磋之益愈多  
而驩愛之情亦日以密蓋當其朝夕繼見交臂一堂  
也其所問難雖切偲乎一時語說未必深留意至於  
千里神交以筆代舌則言者不苟而聽者留意此其  
益之所以多也大種言神交勝於面晤信然矣來教  
所稱可謂過獎已不佞劣劣自求益而已何遑及其  
他但其多言時亦有中千慮一得何足道哉承以此

之故亦得鼓舞二三子焉幸哉不佞欲自求益而又  
益人雖然此豈不佞之所能為哉乃足下與元民振  
興之力也歲云改矣會面之期不過再涉甲子伏惟  
加餐自愛不既貴文還璧謹貢管見唯足下取舍之

又

策一章賜與寓目焉義氣勃勃溢乎筆端壯哉足下  
之志也小種論盡矣不佞復何言審來教所云足下  
之意似病於主君及一二老臣不果乎行之此益足  
以見足下之建議實出於不得已之至忠而非一時  
矯激之言焉雖然足下所建議實難行之事也非仁



者則不能。雖以主君之厚德及一二老臣之忠畧。豈易乎行之哉。宜乎其不果也。但使之因足下之言。以知見小利。逐末節之非。久長之計。而適足以生害。則其亦可也已矣。足下其勿病。諸爲相知。故傾倒肝膽。幸勿以狂妄罪之。不悉策及小種書。謹封奉返。

與松崎君脩

嚮者得奉清歡。心乃復醉焉。豈啻醉酒云乎哉。蓋不佞歸後。數日不醒。尚猶恍然如侍左右云。方今海內豪傑之士。何限不佞。匏繫窮鄉。未有通刺焉。今乃納款執事。蒙弗鄙棄。感刻之私。何日忘之多謝。多謝。啟

邑有琴所先生者。今既沒十餘年。及其未沒。命不佞叙其詩文。不佞又嘗爲其誌銘。頃者同志之士。議欲梓其詩文也。二者亦當附刻。方將揚醜。淡抱愧歎。執事幸賜介斷。少掩其醜。則不佞之願也。不堪懇祈之至。鄙稿別上。日所借覽。樂律樂制完壁。不佞竣役。尚在數旬外。餘容趨候面罄。

復輝窗禪師

往歲得接慈手。今已三換裘葛矣。時時引領南望。想見禪師日。跌坐乎選佛之閣。而諦觀乎湖山之勝。前所寄賜。至今未達。不知浮沈何處。忽接雲牋。茲知道

藁園集前編卷之八  
藁園集  
候清嘉。欣喜曷加。慧參師又口傳尊意。綢繆之情。何其篤也。大作數十篇。賜與寓目焉。焚香披讀。山色溪聲。來逼人。乃益審禪師瀟灑之風。超然乎人間之表矣。不堪渴仰。承命臺定。其敵推臺不佞。少喜遊戲。翰墨之場。然稟性陋劣。學淺識薄。時有吟咏。亦唯自娛耳。何足爲人執點。竄役邪。且如大作。率皆偈已。尊書中固云。學偈不學詩。乃非臺平素之所嫻習也。則又焉得容喙其間邪。敢辭不敏。幸勿見咎。往歲徵題。選佛閣鄙作臺懶惰。甚至今未能塞命。怠慢之罪。實無所逃。而禪師海量。不啻不問其罪。乃挹損之。至書

辭懇倒。和氣藹然。溢乎楮上。臺雖強顏。愧赧曷輟。茲冒瑤韻。謹謝魯臯。一祭是幸。時下炎暑。人間囂塵。苦熱特甚。愈益恍然。夢寐乎清涼界中。神飛湖山。縹緲之際。不能已已。請竝至秋氣涼爽之辰。一獲縱目披襟。選佛瀟灑之境。臺之願也。臺頗有淵明癖。雖不能豪飲。亦不醉不樂也。不知白蓮社裏。許杯中物乎。否。仰恃太慈。言涉猥褻。伏乞海容。勿罪無禮。大作壁上。

與洞泉上人

屢辱盛价。示及玉詩。篇篇鏘鳴。臺雖乏干。和氏之鑿乎。一二指摘其瑕。所在以完。上人唯自鑒可也。閏朔

之期。臺有采薪之憂。不可以風也。加以豚兒亦病。是以致辭。聞中夔亦有微恙。因寬以後期在臺。則可謂幸已。臺及豚兒。今既頗愈。數日必當趨候左右。而謝前日之罪。不知後期在何日也。小上人前日辱臨。以臺懶加以病。草率殊甚。遺憾至今未已。幸為致意。餘容面罄。

又

前日披襟臺飲。佳興哉。唯恨不左提中夔。右挈南門。以益高其談也。賴有梓溪。與二上人唱和再三。其詩愈出愈奇。又有寺宮二生。亦能助歡。臺病後精神頓

蘇亦上人之賜哉。謝謝。賜詩敢奉拙和七絕一首。聊償前債。一覽之後。併附丙丁廿二日寶珠院集。當復繼清歡。以紓鄙懷。不堪汲汲。以日為歲。

答慈雲師

承喻色相之相。音息良反。李頎反用誤矣。按相是形。相當讀去聲。李頎似非誤也。然詩金玉其相。古來讀如字。則師之言亦或當然矣。物子平仄通用。蓋有所據也。不知佛書註釋。有明說否。願與聞之。文人行史記註。行胡郎反。似當為正。何則。輩行行列。其義相關。其音宜亦相同也。顏師古音胡浪反。後世字書因之。

未必為得矣。正字通音，抗是為可從。然凡如此類，因襲已久，不可猝改者，姑從舊音，可來喻所論，誠然不佞。前謂不可反用者，未之考已。五噫歌，噫平聲，毋論已。物子反用，誤師之於詩，弗明弗措，用心勤矣。宜其業日進益也。不佞懶惰，日者點竄貴稿，其所指陳一時取諸記憶，而不深考諸典籍，意其疎謬必多。自非師之反三隅，其何以得自發焉。不勝起予之嘆。不佞侍母氏疾，筆硯久廢，作報草草，餘容面罄。

與功子含

藩譜與寓目焉。且命以潤色其辭，此舉也。亦我藩之

盛事在我子含。宜竭其力之秋也。臺雖駕下，辱交之誼，不敢不致忠告之誠。捧讀一過，愚意所在，輒書其傍。亦唯高明所取舍，幸勿以僭妄罪之。夫史之作甚難矣。古人言之在華，猶然況我。國之與華，俗習本自不同，加以名物不正，當稱呼不雅馴，而我借彼之語，以錄我之事，牽強傅會，同其不同，史之難至于斯極矣。譜者，史之綱也。作何容易，執事今奉公命，續成斯編，琴所氏所謂繫史氏之采者，豈可忽哉。執事勉旃。一人之力，不能周悉，必訪求於諸家，斯可得無掛漏焉。傳聞之說，不能詳審，必搜索於官府，斯可得無

疎謬焉。臺愚竊願執事明告之。公夏抽石室金匱之  
祕，勿取諸家之雜記，積以歲月，毋辭賢勞，以使無有  
憾於他日。史氏之采焉，盛舉難屢，執事勉旃，欲竭愚  
衷，言涉狂妄，不勝惶恐。千萬炳亮，稿本壁上。

與山岸某

前日足下傳主君旨，召臺咨詢文字事，臺辭以云云。  
頃又聞主君枉駕，謀諸臺主人，眷顧之隆，臺雖不敏，  
感激之私，曷其窮已。顧臺學行陋劣，竊譽鄉曲，自省  
甚疚，何以得此於主君乎。在昔侯生薦魏公子，以屠  
者朱亥，所以報公子之殊遇也。臺以先人餘庇，名在

主家久矣，故弗能吹竽挾瑟於主君門下，以有所報  
其眷顧之萬一。願有所薦焉，以效侯生之義。臺所友  
善南門種生，篤學篤行，非臺所及。足下苟為之容，時  
時延生，以備主君咨詢乎。必將有所益，豈徒就主君  
長者能下士之名而已哉。種生書計小吏，雖匪比市  
井鼓刀屠者，而其貧且賤也，與監門抱關亦奚擇。則  
南門豈不可擬諸夷門焉。邪。雖然，生也必虛左以迎，  
而後可使之攝弊衣冠者也。此乃足下所悉，不待臺  
言。臺雖鄙人，欲仰謝眷顧之德，敢陳鄙衷於足下。唯  
足下圖之，毋以狂妄詩一首附覽。

答箕至德

書達自慈雲師破緘乃審起居住勝欣慙近作  
二篇一閱返璧辭句之間無可議者但覺多蹈襲耳  
足下其思諸足下嘗謂乏師友之資云爾學問之道  
師友之益固爲居多然僻邑無師友命也未如之何  
已唯尚友可以償其志焉尚友何謂善讀古書而尚  
論古人是已孟軻氏云抑又聞之心誠求之天其祐  
之要在用力與否矣耳足下其勉之哉何病乎無師  
友世說九本領之此間人有欲購者議別具不知高  
意如何附便見報

與富子源

所示二論反復再三不啻見其才氣勃勃然其命意  
甚正嚮見足下足下自言生長草莽中素乏師友之  
資今讀二論乃識足下意不可一世而尚論古人信  
先王之道而勤學弗罷如足下者所謂雖無文王猶  
興者歟曷勝欣慕僕材識謏劣何敢容喙其間雖然  
業已定交矣一二愚見不敢不告也孔子感於獲麟  
而作春秋是古來相傳之說豈有異議乎杜元愷云  
絕筆於獲麟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豈不然乎  
孔子五十知天命故知先王之道不可行諸當世而

欲傳諸來世焉。乃刪詩叙書贊易正禮樂於是乎。所以傳道者無復餘蘊。而孔子之所以奉答天命者畢矣。而又晚作春秋者何也。非以詩書禮樂為有未盡也。特感於麟爾。足下之論曰。春秋者孔子之大業。豈為一獸作哉。當時之事。豈無大於獲麟者哉。犯天子弑君父皆大事也。孔子何為不感於此。而獨感於獲麟邪。僕謂此論恐不然矣。杜元愷云。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之所以為感也。夫既嘗嘆鳳鳥之不至矣。今乃遇

麟出而虛其應。孔子焉得弗感之乎。吾觀於鳳鳥之嘆。而後信獲麟之感必非虛傳矣。凡物之感人在卒然遇矣。孔子之時。弑逆繼踵。無國無之。乃聖人之所以為嘆傷憂憤。蓋非一朝一夕矣。孔子為之作春秋。則當曰傷之耳。豈可以感言邪。蓋感於獲麟而傷衰亂焉。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而其書專在正史記聖人之重史學。亦可以見己。僕嘗持此說。欲著之書。而未果。足下又論祥瑞以氣類相應。與物象相類。其言亦有理。其他所論頗有得失。愚意所在。不能一一足下其更自思。諸鬼神之說。護老既有成說。諄諄乎其言。

之也。蓋先王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禮莫重於事鬼神。祀之與戎爲國大事。出一政行一令莫不受命於鬼神焉。先王之尊鬼神也至矣。故鬼神之情狀雖曰難知。吾於先王禮樂之教得窺其一端矣。後世儒者不知求諸先王禮樂之教而求諸理。肆然任臆言之。鬼神有無之論所由起也。可謂戾道之甚者矣。足下之論既能有所見於先王之道者也。何其才之敏而識之高也。但詳二論文祥瑞之果爲可信乎。果爲不可信乎。鬼神之果爲有知乎。果爲不有知乎。似不可見其說之所歸矣。如是則世人之惑將滋甚。足下

幸更審諸僕雖謏劣嘗私淑諸諉老之教而篤信於先王之道有年矣。嘗欲得同志者而相與其論之。當今之時文學日盛讀誦之聲比屋相聞。然知道者鮮其所爲學者非性理之說是主張則詞章之末是務。僕之寡交僅僅有二三子足與論道耳。今讀足下之論而識其亦同好也。私心便竊嚮焉。不勝抃躍之至。敢展愚見不顧狂妄足下幸勿怪之。至其字句之間有可議者以足下之才行將自得之。僕何煩言。舊作詩文附覽高意所在幸見告示。

答種元民



臺於足下時月不見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自足下之東已踰時矣臺之悵然可知也已特以示教之相繼而至月不下二三為愾下情豈唯為愾下情而已又審足下與都下諸名家如熊耳觀海者數相往來論道論文訪求弗置者狀以足下之材之學加之諸君子切磋之益何患乎德之不進也何患乎業之不修也則臺之躍然亦可知也已熊耳文蒙示及臺之自失於此老非帝今日矣今又讀所示及其辭富贍而古其意溫雅而新其法老練而密蓋文之至者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臺不佞更為恍然云所還富生

文領收富生才奇誠如所諭但其邑去城下半日程而其人高邁自喜也足未嘗履城下之地則臺之於生豈有如來諭所稱善教善誘云云者邪然生亦不可多得之才也臺心愛之自與之傾蓋如得一敵國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聊以告足下及一二同志焉爾如其材達德成則在生自取也已何有於臺哉餘具別幅秋暑如燬伏以自愛

與大管瓚美

臺始聞吾兄患霍亂驚悸欲狂會有使命赴瓦屋寺不能即日候問左右何堪負罪已聞其稍有起色也

臺心乃頗定。及竣使事返，乃接吾兄手書，承二豎日引去，尋得詣門下，面語數日，鬱陶之意，親見起居，復常之狀，甚慰甚慰。古人有云：病加於少，愈時下暑涼交至，伏以調攝，是慎勿貽臺憂。吾兄貽元民書，賜一覽焉。過譽之甚，臺何敢當之。未及卒篇，使人赧然汗下，不止。臺素耽典籍，官事餘暇，手不釋卷，二十有餘年于茲矣。及家主執政，命臺從事政府，於是臺之歷視，苟觀時政得失，頗稔矣。誠如吾兄之言也。夫瞽古者必驗今矣。然後所瞽益明，而學問所得，不驚虛遠。臺雖不敏，一二有所得於古道者，聞見之益，蓋亦為

不渺矣。嗚呼！臺不學則已，夫既學矣，何不欲試諸時而益於國家乎？且所仕執政之家也，何為默默乃爾？懷寶迷其邦，可謂仁歟？抑所懷非寶也？世之論臺者，其言率如是。然臺嘗觀有司有建議者，其言非不可聽也。而能立功於一時者，未之有也。非徒無功，其害隨有。豈唯今世為然？自古言經濟者，世不乏其人，而能收其功者，僅僅乎無幾焉。何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所謂其人者，才德兼備之謂也。如臺不才，不德不足，取信於世，何以能有為哉？立德立功，不可企及。無已，則其立言乎？是以臺身身焉。

日盡心力於章句文字之間而庶幾有立一言於君子之林是而已矣夫章句文字書生之學而非君子之大道也臺雖駕下何以獨甘爲書生之學邪立言有二焉曰論政曰論道夫論政者將以告今之君子是尚有意於當世者也論道者將以告後之君子是獨俟知於千載者也臺之志不在論政而在論道其所欲成名者不求諸當世而求諸後世臺雖駕下何以獨無意於當世邪蓋人各有至有不至德以性殊立身隨異寔命不同末如之何已臺唯自知也是以無競於當世而甘爲書生之學耳至若臺之朝夕所

歷視旁觀者其間豈無有一二得失可指言者哉信而後言未信則以爲謗己臺之不才不德不足取信於世也言之何益與其勞心於無益也不若從吾所好也臺雖寡交一二同志之士有知我信我如吾兄者焉與其論道與其論文以俟揚子雲于千載之後與彼沾沾自喜之士強辯聒論於未信己者之前自銜其智自矜其才以求名一時者孰得孰失孰是孰非是以臺未嘗有陳說國是而裨補政府也縱其有之亦唯末節小事何足道哉世之以才諳自喜者棄本而逐末遺大而事小其或建一議行一謀者亦唯

僅僅一端無益於國家所爭錐刀之末已焉能為有  
焉能為亡君子之道則不然矣在務其本在立其大  
此道之所以為貴而世俗之見以為迂濶者蓋亦在  
於此矣臺雖駑下少與聞道乃所願則為君子之徒  
矣奚忍屑屑焉錐刀之末是爭而與彼俗士黠吏計  
短較長之為邪且臺居卑志高加以才短識闇此固  
非明哲保身之道也則何為求名當世以速其禍邪  
是以沈冥自昧卑卑焉將以終身於章句文字之間  
云爾此雖不足言人各有志志以性與居異臺行臺  
志而已矣若彼希世阿俗不能自立者臺之所深恥

也知我者唯有吾兄與元民乎今吾兄貽元民書論  
臺之短長所在雖不無溢美之言乎在臺要亦曰庶  
幾焉耳愈益恃吾兄之知我非皮相云詩曰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吾兄之謂與臺讀吾兄書愚心竊有所  
起不能自己聊展寸楮敢布區區若夫書中所稱禮  
樂得諸身及長人之德者在臺則奚翅霄壤已乎吾  
兄之言可謂謬已詞涉狂妄為知己故幸勿罪之其  
字句間愚意所在傍書壁上唯吾兄取捨之

與岡蘭夫

貴邦之與敝邑相距不過百里其地則邇其人甚遠

曷任。悵望。惠詩相繼。以至臺不佞。何德而得之。足下  
哉。況過獎之甚。固非不佞所敢當也。曷勝汗顏。佳稿  
一本。聊加雌黃。以璧古人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然  
非多讀書。則不能極其至。若足下者。誠可謂有詩才  
矣。苟欲其業之進乎。則盍先多讀書。不佞前以此告  
足下。足下乃又請益不已。何其嗜學之甚也。不佞懶  
惰。不敢不言。一二愚見。具別啓。此雖不待不佞之言。  
懇請之切。聊酬來意耳。報章三首。附往。匪報也。永以  
爲好也。不乙。越生答篇贈篇併致文九。

與越伯孔

頃有一僧。袖無隱禪師無孔笛來。以示臺。臺讀一過。  
其詩皆偈也。雖有不偈者。終非風人之雅致矣。然斯  
秀才氣道勁。筆力有餘。未嘗蹈襲人。是世所希見也。  
可謂奇矣。且其偈而不詩。亦其志焉。爾若使其不禿  
而在方之內。必能與唐明諸作家相頡頏者也。豈不  
惜哉。不知足下已讀否。如有高論。願與聞焉。

答富子源

孟秋十九日。書以廿一日。達申。以鬼神之神。弗明弗  
措。何其好學之深也。來書所引經傳之言。以爲與物  
子之說異。臺則謂此皆物說之所本自也。臺前書所

稱求諸禮樂之教者亦正謂此類已所引祭祀之禮  
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者言事神以誠也設  
祭於堂爲祊於外於彼乎於此乎者言不知所在也  
唯鬼神不可知是以必事之以誠詩曰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斯之謂也夫旣不可知矣則孰能  
辨其有知與無知邪然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  
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而先王尊崇  
之至祭祀之禮如是其嚴也吾是以見鬼神之爲有  
知焉耳孔子曰吾欲言歿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  
生以送歿吾欲言歿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

而不葬是孔子弗欲言歿之有知又弗欲言歿之無  
知也果然則鬼神其有知無知之間者乎何聖言之  
漫然無所歸一也蓋言歿之有知與無知非所以爲  
教矣非所以爲教矣則聖人弗欲言之言之非徒無  
益民將尚智喜辯日趨薄俗則其爲禍害豈不大乎  
故孔子諭子貢曰賜不欲知歿者有知與無知非今  
之急後自知之聖人之意可以見已嘗考經傳所載  
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見於易大傳焉曰其氣發揚  
于上爲昭明君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見  
於孔子答宰我問焉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見於

春秋左氏傳焉。經傳之言鬼神之情狀者。僅此而已矣。而至於其言祭祀之禮與其義者。則更僕未可終也。蓋聖人之教。俛民尊其所不知。而行其所知也。如俛之。知其所不知。則必至於厭其所知。而廢民之義。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是故聖人未嘗說鬼神之情狀矣。其或不得已而時言及之者。僅僅乎若是其罕也。聖人有不言之教。禮樂之謂也。君子默而識之。小人不知而由之。孔子曰。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於戲。至哉。聖人之以神道設教也。斯義不明。千有餘年。及物

子出而後始明。臺奉物子。教篤信聖人之道。是以臺之論鬼神。必於先王禮樂之教焉。未嘗有徒論鬼神而辯其有知無知矣。以足下之好古信道。獨何以咕咕於鬼神有知無知之論邪。足下其淡思焉。臺之懶惰。加以俗事。稽報至今。魯臯之罪。其謂之何時。下秋涼。順時保蓄。以副吾願。所還詩文。領收高作。返璧一二。管見唯取舍之。

答芳仲全

自執事之北也。無日不遐想成役之勞矣。每同人相見。則相謂曰。賢勞哉。仲全已奉東行之命矣。而又有

斯行也。當今太平之代。國無奔命之勞。邊無征戍之苦。君子狃於安佚。小人嬉於飽煖。乃如斯役。固已非常。受命卽發。人不及裝。馬不及秣。侵冒霜雪。跋涉山川。輿論始謂不數旬畢事。既自孟冬。盡季冬。猶未竣役。倉皇上路。荏苒已將十旬。其困可知也。公臺不佞。辱知執事。固當修尺素。奉問起居。而藩中或言禁通信。戍所雖不聞有令下。而吾輩且不能無避嫌疑。是以悵然之情。中心藏之。闕然不問。幸勿見咎。臘月再接賜音。毋論書辭懇到。情意綢繆。乃至戍役無聊之狀。歷歷在心目間。捧讀未畢。恍然如身從執事北涉。

宮瀨駝良之水。而周旋乎乳虎之峽。甚愆下情。王詩數章。足以審執事。雖在險阻艱難。文侯無恙者。狀良可嘉尚也。嚮呈鄙詩。雖下調哉。聊以呈露悵望之私耳。今乃謬蒙獎譽。何堪汗顏。吏事鞅掌。稽報至今。魯臯之罪。伏祈宥恕。頃聞金森侯既伏其罪。國除配於南部。命磐邑侯收其城邑。吁嗟金森建國二百年矣。中葉徙封郡上七十年矣。今其臣子一朝離散。則號哭悲慘之狀。爲之想像流涕。云況在執事親見之。不忍之情。其又如何。雖然會面之期。已在數旬內。公臺與一二諸友。屈指以俟。胡堪欣喜。王事靡盬。勉旃。



勿怠茲屬改歲告賀親戚故舊日往來城中發出晚  
歸歸則困憊欲睡裁答不能一一統埃面聲

與芳仲全

執事歸期在何日乎聞之塗說金森故臣求立後於  
東都如不得命則將據城死以此之故未果收邑  
不知信然乎公臺與二三諸友屈指以俟執事之竣  
役如前書之云至今未得其期胡勝喁竢此問若如  
所聞則金森候亦可謂獲士心矣如何山國春寒想  
當未除加餐

襄園集前編卷之八

刻襄園集前編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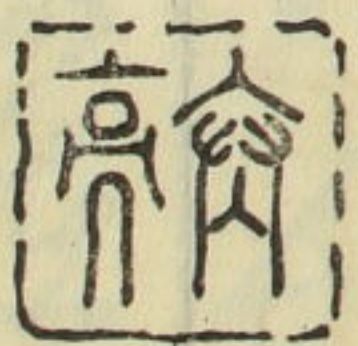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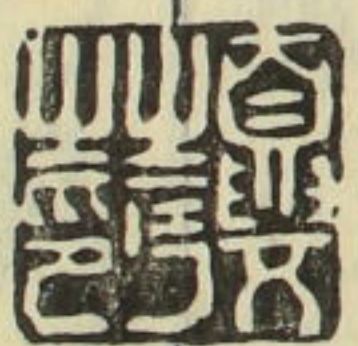
東臯先生弱冠已有著述比至壯年  
篇章頗富門人自旁錄之漸成卷帙  
曰請梓之先生弗許曰家有敝帚享  
之千金可不知慚哉諸君幸為藏拙可  
也又何以揚醜播陋為邪余屬侍坐承  
問語次及其著述因又申請再三先生

弗得已乃可之於是乃攜所錄請先生一閱先生曰下里巴渝杜撰孟浪固無可觀焉雖然諸君無已乎刪其至陋甚醜者乃可於是塗抹數十篇改竄數十字以授之余受而退遂與二三同志相議授之剞劂氏云所錄自初作迄於中年而止今先生年彌高德

彌邵而著作不倦門人錄焉以藏者又已盈篋行將謀嗣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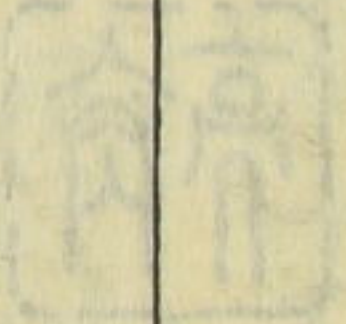
明和庚寅春正月

門人夏之功謹撰



全一國大正十四年  
 國無可親焉  
 空無畏懼者  
 門人既以忠義  
 賜以忠義春五日  
 已歸國行餘甚  
 隨隨皆皆於不  
 辭於皆皆於不

此世裏國を来たの編後  
 苦るゝ杜え將死するあり行  
 や乃る二碑一は空あり  
 下二空あり山々あり  
 其を傳へ事終りしり  
 うえ此のあり乃あり二碑  
 うえ此の傳へ事終りしり



之亦福与一刺葉圓圓集也  
 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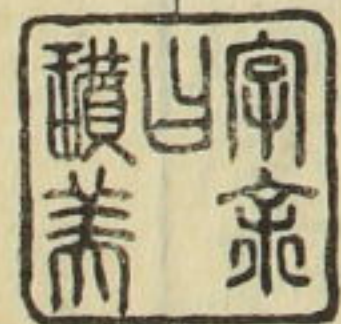
之刺一也也也也也也也  
 今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費可也予嘗行也先就  
 後人好也其可傳也其  
 之謂也予行予子錢行予  
 久之余多矣以所視子財  
 是如日影之長年三葉  
 固集刻成之有後之乃  
 予將歸固隨之也語也

以

明也唐之官也予也

司也大名也予也




# 藝園集後編嗣出

## 明齋七年冬十一月

京堀川佛光寺下町

錢屋七郎兵衛

同所綾小路下町

錢屋庄兵衛

### 書林

江州彦根上本町

錢屋九兵衛

